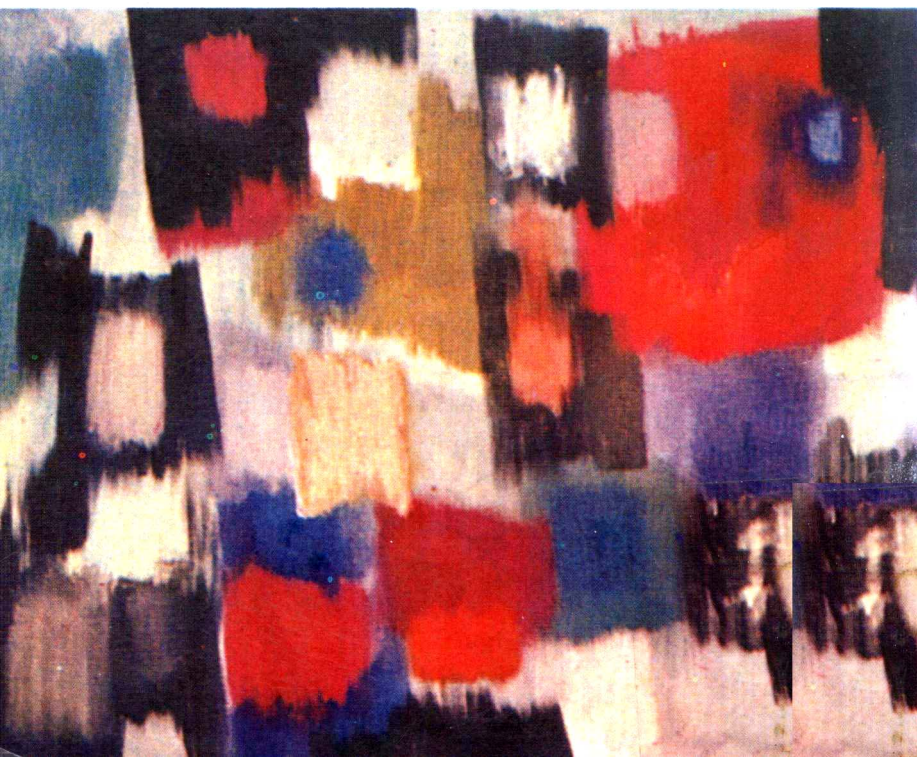


歷史的教訓

The Lessons of History

Will and Ariel Durant 著
鄭 緯 民 譯



歷史的教訓

The Lessons of History

Will and Ariel Durant 著

鄭 緯 民 譯

巨流圖書公司印行

歷史的教訓

The Lessons of History

民國58年9月一版一印
民國68年8月一版八印
民國72年2月一版九印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出版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1045號

著者：Will and Ariel Durant

譯者：鄭 緯 民

發行人：熊 嶺

印行者：巨流圖書公司

臺北市博愛路25號(泰華大廈)613室 ㊦ ㊦ ㊦

電話：(02) 3711031 · (02) 9365049

郵購：郵政劃撥帳戶 100232 號

定價：臺幣50元

如有裝訂錯誤

即請寄回調換

作者簡介

本書作者威爾·杜蘭夫婦 (Will and Ariel Durant) 是當代美國與世界社會科學大儒。威爾·杜蘭全名是威廉·詹姆斯·杜蘭 (William James Durant)。一八八五年九月五日生於麻薩諸塞州北亞當斯城 (North Adams)。一九〇七年他以極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新澤西州著名的聖彼得學院 (St. Peter's College)。一九一四年直到一九二七年，擔任西頓 (Seton) 外語學院的拉丁文及法文教授，並於一九一七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。一九二六年他寫了一本「西洋哲學史話」(The Story of Philosophy) 註：此書臺灣有協志工業社譯本。才華橫溢、一鳴驚人，引起國內外的重視。該書因而暢銷數百萬本。接着一九三一年著有「天才中的冒險」(Adventures in Genius)，一九三二年又寫了「論生命的意義」(

On the Meaning of Life) 更使他載譽日隆。在「天才中的冒險」，他先湯恩比 (A. Toynbee) 強調天才的重要，認為天才不但是各民族中文明創造的關鍵，而且它決定了一個國家或民族是否會遭遇到外來「挑戰」的因素。他認為一個文明或國家所以會衰弱，是因沒有天才領導之故。在「論生命的意義」中，他強調人生價值的重要。他認為一箇人赤裸裸地來到這世界，如果空白地回去，沒有對人類和文明有所貢獻，那人生毫無意義。如果只是吃喝玩樂，那生命不過是箇臭皮囊，短暫的年華，將很快地消逝。反之，那些有人生目標，知道「為何」而活的人，不論「任何」艱難困苦他們都能够克服，[He who has a "why" to live for can bear with almost any "how" 註：這是尼采 (Nietzsche) 一句最有名的話，引自當代心理學維也納學派巨匠佛蘭克 (Viktor E. Frankl) 的名著「人對生命意義的追尋」 (Man's Search for Meaning) 歐帕特 (Allport) 為其所作的序中]。他們為的就是要達到他們的目標。他們人生的目標是什麼？就是想把生命價值化，加以昇華，為的就是要留名青史，流芳百世。柏拉圖已經死了幾千年，可是他的思想，影響了從他死後直到今天的世界。希臘亦亡了幾千年，可是它對人類文明的貢獻，將使其永遠活在後人的追憶和讚美中。杜蘭認為這種不朽，就是生命的意義。這些卓越的見解，使其出類拔萃於當代的思想界。一九三五年，他與他的夫人完成了那震鑠世界的「文明史」 (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) 的

第一卷——「東方的傳統」(Our Oriental Heritage)。同年他開始在加州大學執教。接着「一九三九年完成了第二卷「希臘的生命」(Life of Greece)，一九四四年完成第三卷「凱撒和上帝」(Caesar and Christ)，一九五〇年完成第四卷「信仰的時代」(Age of Faith)，一九五三年完成第五卷「文藝復興」(Renaissance)，一九五七年完成第六卷「宗教改革」(Reformation)，一九六一年完成第七卷「理性時代的開始」(Age of Reason Begins)，一九六三年完成第八卷「路易十四的時代」(Age of Louis XIV)，一九六五年完成第九卷「伏爾泰的時代」(Age of Voltaire)。一九六七年那歷經四十年的名著，終於隨第十卷「盧梭與法國大革命」(Rousseau and Revolution)的殺青而大功告成。「盧梭與法國大革命」的出版，使他們夫婦獲得了一九六八年五月的美國普立茲(Joseph Pulitzer)獎的「一般論述」獎。

一九六八年杜蘭夫婦接着對「文明史」作一次全面的「觀察」，而寫下這本「歷史的教訓」。此書誠如讀者文摘、時代(TIME)、生活(LIFE)諸世界性雜誌的薦語所云……

「此書為現代學術鉅著「文明史」的精華。「文明史」全部共十卷，自杜蘭夫婦開始著述以來，迄今四十年中，銷售逾三百萬冊。

「歷史的教訓」是這部鉅著的概要，是四千年來人類歷經戰爭、征服、創造及自我

檢討的悠久歷程所得的智慧結晶，高深淵博，頗多創見，含有機智、警言，以及對人類繼往開來的希望。」

「文明史」的敘述，生動活潑，使當時的人躍然紙上，栩栩如生。杜蘭博士能够從一個時代的文藝和風俗習慣，看出這個時代的特徵，這是他勝過任何當代歷史學家的地方。「歷史的教訓」一書，更是他們四十年來全部研究工作不朽的精華。

當杜蘭博士還是紐約市一位青年教師的時候，他愛上了一個可愛的十五歲的女學生艾莉爾，並且結了婚，雖然「文明史」這部鉅著，是出於杜蘭博士的手筆，但是四十年來，他的夫人在收集資料和提供研究與批評方面，也有極大的貢獻，所以從第七卷起，便署名夫婦合著。

杜蘭博士今年已經八十四歲，他的夫人七十二歲，繼「歷史的教訓」之後，他們開始在寫「我們思想的末期」，是他們私人的回憶錄。

譯序

譯序

昔連橫嘗云：「夫史者，代之盛衰，俗之文野，政之得失，物之盈虛，均於是乎在。」歷史的價值，歷史的可貴，即在記取其教訓，以鑑往知來。古今中外，從宋神宗「資治通鑑序」到當代史學家湯恩比(Toynebee)、杜蘭(Durant)等人的著作中無不強調此重要性。這是譯者翻譯此書的最大動機。此外，本書誠如書評所指，是作者杜蘭夫婦十大冊巨著「文明史」的全部精華。加上它採取當代行爲學派「科際整合」(Integration of Sciences)的方法，和斯賓諾莎(Spinoza)所「不悲、不忿、不怒，只是尋求真理的了解」那種爲學問而學問的態度，都是促成本書產生的原因。

一八九五年，在資本主義自私罪惡的指導下，「資本論」(Das Kapital)爲馬克斯所完

成。這是歷史上最大的諷刺，人類爲了他的愚蠢而付出最痛苦的代價。他們沒有從過去的歷史中記取教訓。歷史的第一個教訓就是中和，凡事過與不及必有弊端。例如吉普林(Kipling)嘗云：「東方是東方，西方是西方，東西永遠不會會合」，西方曾被此種自大偏激的觀念影響達一百年之久，結果造成東西方的隔閡，共產主義乘隙得以在亞洲猖獗。中國大陸的淪陷，今日的越戰，都是此種不了解的犧牲……。

「歷史的教訓」告訴我們文明是人類所創造的。從最低等的生物乃至於人，不但物競天擇，優勝劣敗，而且強者愈強，弱者愈弱。在人類有歷史以來，人性幾乎沒有什麼變化。道德和宗教雖代有盛衰，但對人類是不可缺的。它駁斥了種族偏見的謬論，認爲文明主要受地理因素的影響，如果把歐洲人搬到赤道非洲，他們能否產生西方近代的文明，是很可疑的。所以它認爲歷史是色盲的，在所有膚色中，幾乎都產生過光輝燦爛的文明。此外，它指出今日共產主義在亞非新興國家中滲透顛覆的危險，和其不合歷史潮流及覆亡的必然性。它說如工業革命是正，資本主義對抗社會主義是反，那麼歷史的方向將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整合。而非馬克斯的階級鬥爭論。並且它認爲共產主義是種戰時經濟，如果有幾十年太平安樂的生活，它將爲人性所沖毀。在本書中，曾論及中國漢武帝、王莽和王安石等人的改革政策，並說明他們失敗的原因，這些都可供爲我們的參考。此外它贊同羅素在其諾貝爾獎巨著

「世界之新希望」中的見解，認為人類的前途在思想、種族、宗教、制度間的相互了解。雖然有人會認為這是和平共存的濫調，但孰是孰非，歷史將有定論。

「東方是西方，西方是東方，東西即將聚首。」「歷史的教訓」宣判了吉普林的死刑。歷史總是向最理智的方向作調和的發展。在中國，自鴉片戰爭一脚踢開了中國的門戶後，在西方近代文明挑戰的刺激下，中國起了激烈的變化。從張之洞，康有為，到陳序經，種種變法自強的理论和實際都有，但他們不是只學皮毛，就是忘本，所以導致失敗。

前歲，國父百年前一誕辰之際，蓬勃開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，極具劃時代的意義。它不是口號，更不是復古，它是歷史教訓下的調和，它不但要求吸取西方文化的長處，而且主張宏揚固有文化的優點。「五四運動」只要德先生 (Democracy) 和賽先生 (Science)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不但要民主與科學，而且還要「依先生」(Ethics)——倫理。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告訴我們，任何國家的自強運動，不但要求行、求新，而最重要的是求本。現以倫理、民主與科學為基礎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，便是此類歷史證明，是最理智，最妥善的現代化運動。我們有信心，在中國完成現代化後，中華文化將再達於一空前未有的巔峯。湯恩比嘗預言，未來世界的重心，將由太平洋轉於天山南麓，杜蘭亦認為東方即將興起。西方近代文明在二十世紀初達於巔峯，但歷史告訴我們，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間，這個世界在西方

領導下曾發生兩次殘酷的大戰。歷史的教訓顯示西方文化，一定有其內在的缺點，此者爲何？一言而蔽之，即霸道文化也。它幾乎沒有「天下一家、四海之內皆兄弟」的思想和抱負，它只有緊張、不安、血債和仇恨。西方雖不一定如斯賓格勒（Spengler）所預言的沒落，但歷史給我們充份的信心——「世界的光將由東方來」。現在是黎明，不久陽光將普照大地。

原 序

這本書須要一點序言。在完成「文明史」(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)到一七八九年後，我們爲了再版時要改正許多疏忽、事實、或印刷的錯誤，而重閱了十大巨冊。在那過程中，我們注意了那些能說明當前時事、未來可能性、人的本性、和國家行爲的一些事件和評論。在這本書中對「文明史」所列的提示，並不是權威的，只不過馬上要碰上的一些舉例或說明。我們在完成我們論著的觀察檢討後，我們才下我們的結論。毫無疑問，我們會表示過的意見，影響了我們說明材料的選擇，以下的論文就是此結果。它反覆強調了我們，乃至在我們之前的諸先賢學長許多已發表過的意見，我們的目的不是打頭陣，而是對以往的教訓作包容性的說明，以知往鑑來，我們提示的是人類經驗的觀察，而非個人的驚人發現。

在這兒，就像是往常一樣，我們對我倆女兒依憐兒 (Eileen) 的幫助和參贊，表示感謝。

杜蘭夫婦 (Will and Ariel Durant)

目 錄

作者簡介	三
譯序	七
原序	一一
第一篇 踟躕	一
第二篇 歷史與大地	五
第三篇 生物學與歷史	九
第四篇 種族與歷史	一七
第五篇 心理與歷史	二五
第六篇 道德與歷史	三一
第七篇 宗教與歷史	三七
第八篇 經濟學與歷史	四七
第九篇 社會主義與歷史	五五

目 錄

歷史的教訓

第十篇 政府與歷史	六七
第十一篇 歷史與戰爭	八一
第十二篇 昌盛與衰微	八九
第十三篇 進步的真實性	九九
參考書目	一〇七
附註	一一一

第一篇 腳 蹩

研究歷史的人到後來不免有這個問題，研究歷史用處何在？是否只在工作中發見紀述國家思想興亡的樂趣，或重述些「國王們死亡」的悲哀故事？對於人性的了解，研究歷史的人比不看史書的人所知道的又多幾何？研究歷史之後，是否對我們當前的情況就多一層認識？對我們的判斷及決策是否有所指導？對意外事件可以有所防範？歷史會不會對我們毫無啓示？「歷史沒有意義」（註一），它不能告訴我們什麼嗎？悠久的歷史會不會只是將來更大錯誤的預演？

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有時確有此想，因此憂懼重重。起初，我們真正地解過去是什麼，什麼已發生。或者歷史只是「捏造」而非真實。我們對過去所知有限，而且多半並不正確，

爲矛盾的證據及偏見的史家所蒙蔽，也許還爲我們自己的愛國心或宗教信仰所歪曲。因此，「大部份的歷史是臆測，小部份是成見。」（註二）甚至有些想提高對其國家、種族、思想或等級偏愛的歷史家，在他材料的選擇或所形容的差異中從事欺騙，「史家們總是過份簡化事情，並且在他所不能完全吸收和了解的複雜人羣和事情中，很草率地抽出一些可處理的少數」（註三）。又因爲變化的加速，我們由過去到將來的結論下得很冒險。一九〇九年，佩格利（Charles Peguy）會認爲「從西元起迄今千餘年，世界的改變，沒有過去三十年的多」（註四）。但今天，或許一些年輕的物理學家，又改變自一九〇九年以來的世界，比以前有紀錄的歷史爲多。每年、每月，雖然有時在戰爭，但一些新的發明、方法或情形迫使行爲和思想作新的調整。甚者，機運或自由的因素，更進入人們的行爲中。我們已不再對將來是能否像過去已回應的事物有信心。像古柏（Cower）的秘思，在神秘的方式中運行，一些個性或環境的習癖、劇變、警告，可能傾覆了國家的恒等式，就像是西元前三二三年當亞歷山大大帝狂飲致死，結果他的新帝國分離析，或一七六二年腓特烈大帝因傻瓜的沙皇與德國親善結盟，而使其免於災難。

編撰國史很明顯不是科學。它只能是事業、藝術和哲學，一種爲事情煩惱的事業，一種在材料的雜亂中建立有意義秩序的藝術，一種尋求透視的哲學。「今者往之績，鑑往以知來